

元史續編卷第五

會稽後學胡粹中評纂

未乙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只而合朗為御

史大夫阿老瓦丁為中書叅政楊炎龍為左丞

○封皇姑囊加真為魯國大長公主附馬蠻子台為濟寧

賜印廉訪僉事昔班有罪自殺杖季讓除

名饒州守阿和紅治中趙良不法昔班與讓二

月翰林承旨留夢炎致仕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慮厚賜遣之初世

之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夢炎臣
器業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
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
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
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父執不致
斥言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
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世祖歎賞焉○評曰
以人品論之葉李誠不如夢炎以風節觀之夢
炎亦何以過葉李夫士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
利器草非疾風亦無能以表其勁夢炎依阿取
容於賈似道世祖所知而葉李依阿取容於葉
哥則世祖所未見也取人於一事葉李為優求
其全體夢炎終勝嗚呼若夢炎真可謂士君子
立身一敗萬歎

罷江南茶稅

以其數三千定添入

緬國入貢

獻舍利括馬除官吏括以呂天麟為

中書參政○三月安南入貢

慰國眾也且謝寬

壬戌地震○罷營造

以東作方興罷諸不急營

詔選官專令中書擬奏

首臣言樞密院御史

餘諸司不宜奏請今皆請之非夏四月封乳母

楊氏為趙國安翼夫人○增京師兩城賑糶米

肆上以京師米貴廣益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
萬石行之既久又為豪強嗜利之徒用計巧取
弗能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籍貧民戶數置半

印號簿文帖各書其戶名口數逐月對帖以給

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質視賑糶之直三分減

一謂之紅貼糶與賑糶並閏月建五臺山佛寺

行每歲不下二十餘萬石蘭州黃河清

為太后建寺于五臺命將作院使蘭州黃河清

涅只工部尚書宋德柔董其役蘭州黃河清

上下三百餘五月蠲逋欠以前逋欠錢糧者皆

里清凡三日五月蠲逋欠以言其伯顏之子也太

微以買的僉書樞密院事買的伯顏之子也太

欲令代其父官上以江南州郡水饒常湖鎮江

其年幼故有是命江南州郡水建康太平皆

水六月戊申歷城清河溢秋汴梁蝗○高麗

王求為太師中書令不允○翰林承旨董文用

進世祖實錄○勅上書者命中書開視以聞○

西平王奧魯赤駙馬濟寧王蠻子台犯法詔皆

諭之應北廉訪司鞠張萬戶不法西平王撓其

之申飭貢舉儒吏○冬十月戊辰太白晝見○

賜帝師玉印雙螭龍紐文曰大元帝師統十一

月甲戌太白經天○暹國來貢進金十二月荆

南僧晉昭伏誅

坐偽造佛書

太師御史大夫王

昔帖木兒卒

王昔帖木兒傳尔木之孫器量弘達世祖嘗賜號月兒魯那演華言

能官也務振臺綱遇事廷辯有直臣風總兵討
乃蠻有功拜太傅從上撫軍北邊及定策佐命
進太師卒後追封
廣平王忠憲

二年春正月丙戌太白晝見○復立安西王相

府安西王傅鐵赤脫鐵木而請復立王相府上
曰去歲阿難答嘗面陳朕以世祖定制諭止

之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為彼有耶賦
稅軍站皆朝廷所司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

王傅以秃素為御史大夫臺臣言漢人為同僚
者嘗為奸人捃撫其

罪由此不敢盡言請於近侍皆實赤速古兒赤
中擇人用之上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

為體者詔諸王公主駙馬非奉旨毋輒罪官吏○

立中御府元並為府卿二月不忽木罷以段貞

為中書平章○罷進葡萄酒以葡萄酒園業三月

丙子幸上都○忻都伏誅忻都言晉王甘麻刺

兒皆育異國樞密院鞠之無驗詔言晉王者死言月兒魯者誦從軍夏五月安西

王遣使來告饑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定又給以

糧今復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汝又言人多

飢死其給糶萬括馬牛羊詔民間馬牛羊百取

取之惟色又六月降官吏受賂條格三十秋七

月以朱清為江西叅政張瑄為河南叅政○廣

西盜起討平之

廣西賊陳飛雷通藍青謝發寇昭梧藤容等州湖廣左丞八都

馬辛討詔告捕盜賊者賞

強盜一名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

之皆徵諸犯人犯人無徵者官給又詔求彈盜
方畧燕南河北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
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饑饉之天時宜且勿論如
軍旅不息工役荐興厚斂煩刑皆起致盜中間
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
之不幸故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前志嘗言之矣
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
加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劫又復督勒有
司結限追捕賊皆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
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

惟是嚴刑可制所擬事條皆切於時用天祥
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皆杖殺之亡入它境者報
端而知所向密授方畧遣官追捕南至漢江二
餘里悉皆就擒無得免者由是東方盜為之息
平陰女子劉金蓮假妖術惑眾天祥捕繫而杖
之于市神怪屏息因勸山東宣慰使貪暴不法
事格不行天祥遂以任滿辭去○評曰季康子
惠盜問於孔子孔子答以荀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辭約而理當百世不能易也天祥上弭盜
方畧獨切於疾救理固有之所以致盜豈在茲
乎至於謂凶頑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
惟是嚴刑可制則其言雖近理而實害理不可
不察也夫聖人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謂
下愚不可使為上智耳豈真謂性有善惡之不
同其惡者終不可化而為善邪但謂氣質有如
此之異於是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苟化

民者作而新之寧有不能拔出於汚染之間者
哉五帝三王之世豈無頑惡之民以善化之故
惡者少而善者多若謂嚴刑可以制惡人則秦
始皇之時當外戶不閉而田野之間讓呼讓路
矣天祥之言駁而冬十月甲辰脩大都城○壬
不純故不得論

子車駕還宮○贛州劉六十作亂討平之○定

徵江南夏稅法唐國初取民內郡曰丁稅地稅即

稅即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始於太宗朝
每戶出粟二石後增為四石後又定令諸路民
戶每丁出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冬半之
老幼不與有耕種者驗其牛具地土之等而徵
之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
多者納丁稅而地稅多者驗地官吏商賈驗丁仍

命歲書其數于冊及世祖即位而輸納收受閑
防會計之法愈備至元十七年又定全科戶每

丁粟三石驅丁一石地稅每畝三升減半科戶
每丁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年五斗第二年年一

石三年至五年每年遞增二斗五升六年八丁
稅協濟戶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三升隨路近

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輕費鈔二兩富戶遠
輸下戶近納每石俱帶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定

輸納之斯為三初限十月月中限十一月未限十
二月其江南秋夏稅之法初用姚元之請依宋十

舊例折輸綿絹雜物後令輸米三之一餘折鈔
以七百萬定為率歲得羨鈔十四萬定其輸止

用宋斗斛蓋宋二石當今七斗云至是又定江
南徵夏稅之制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木綿

布絹絲綿等物所輸之數視糧為差每糧一石
兩路分不同江浙之婺州等路江西之隆興等

路皆折輸三貫福建泉州等處折輸二貫紹興
 及潭州等五路折輸一貫五百文大抵因其地
 宜民數酌其中取之其折輸它物則各隨時估
 高下以為直焉○評曰古者什一而稅即後世
 所謂田租成方一里出長轂一乘即後世所謂
 戶調歲役民不過三日即後世所謂丁庸故論
 者以唐之租庸調最為近古後變而為兩稅元
 有戶下內郡所收曰地稅丁稅即所謂租庸江
 南所收曰夏稅秋稅即所謂兩稅蓋兼
 用之亦鄉遠用貢都鄙用助之意

大德元年春正月以張斯立為中書參政○二

月封緬土詔曰祖深肇造區宇以來萬邦莫不
畏威懷德先朝臨御之日爾國使人

稟命入覲詔已允請爾乃食言是以我國帥加
兵於彼比者爾遣子信合八的奉表來朝宜示

含弘特加優渥今封的立普哇拿阿由提牙為
 緬王賜銀印信合八的為緬國世子錫以虎符

仍勅雲南等處邊將毋擅以王慶端為中書右
 加兵爾國官民各宜安業

丞○詔改元赦天下改今年元貞三年
為大德元年三月以也

先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梁德珪為右丞八都馬

辛為左丞○立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五臺

山佛寺成皇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
禮上封事曰太后臨幸五臺其不可

有五盛夏未隊方茂民食所仰時從經遇無不
 蹂踐一也親勢聖體往復暑速萬一失調悔將

何及二也陛下守成持盈舉動必書書而不法
 將焉用之三也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

四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
下珍玩以養不為喜雖一物為亦不怒
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遠缺
定者且也伏望儉以養德靜以頌神不祈福而
獨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
中丞崔或不合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
私漢人李御史大言撈佛不宜建寺上大怒勅
丞相完澤等鞠之平章不忽木讀其書完澤曰
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
建寺蓋以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怒木
曰他御史懼不敢言惟一御史敢言此可賞也
完澤等入言之上既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
罷萬僧復元禮職○評曰李元禮之疏可謂切
直矣成宗初開之而怒以其謗佛也徐思之而
播知其言之有理而非謗也不獨復元禮之職
又能罷萬僧之官如是則忠諫日進而弊俟日

造矣非明招之君何以能此崔或素稱忠直而
於此不惟不能諫又匿元禮之疏不敢以聞豈
非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哉
丙子車駕幸上都○夏四月癸

巳朔日食○省臺議上風憲事宜
省臺臣僚奏

崔或陳臺憲事宜臣等謹乞依舊不立臺選惟
御史及本臺首領官許自舉用廉訪司必擇豪
古人為使或開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
衆用色目漢人各尚文案聽行臺委官檢覆有
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憲擬用者必須明奏然
後任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効績者或遷內臺
或呈都省遷調廉訪司亦如之不備職者省臺
擇人代回未歷有司者被任牧民經省臺同選
者聽臺自調中書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臺臣五
同議各官府風憲官毋得輒入臺察制曰可

月河決汴梁人塞之上思州叛蠻黃勝許遣

其子志寶來降○漳河溢○六月優賜湖廣

政崔良知以良知廉負乙未太白晝見○有星

隕于崇仁縣化為圓石綠色和州歷陽縣江漲漂萬八千五百

餘汴梁南陽大旱○衡州鄱縣山崩○秋八月

車駕還宮○冬十月戊午太白經天十一月戊子甲辰復

天以高麗世子諒為高麗王加王有是命王詔命為逸毒王

上以故臣子持滅其罪崔或言不可使復任上

曰卿等與省臣誠之若後復然則真尔死地矣

○詩曰法者人君所與天下共者也以故臣子

特減其罪則廢法矣法廢而欲治天下得乎其

後江浙平章教化的里不范南臺中丞張問互

相告劾兩釋不問元之政網凌遲墮廢不傳至

正之末而復見也復立芍陂等屯田○改雲南行臺為

陝西行臺徙治京兆而雲南改立廉訪司其後

臺山東東西道濟南置司河東山西道太原置

司燕南河北道真定置司江北河南道汴梁置
司淮西北道揚州置司山南北道荆州置
司江西北道揚州置司山南北道荆州置
司江南十道隸南臺江東建康道寧國置司江
西湖東道隆興置司江南浙西道杭州置司浙

戊戌

東海右道婺州置司嶺北湖南道潭州置司嶺
 南廣西道靜江置司海北廣東道廣州置司海
 北海南道雷州置司福建閩海道福州置司江
 南湖北道武昌置司陝西四道隴西道陝西漢
 中道鳳翔置司河西隴北道甘州置司西
 蜀四川道成都置司雲南諸道中慶置司西
是歲
 水旱濟南反金復州水旱大都遼陽瀋陽廣寧
 疫死六千五百餘人江南常州建德溫韶
 澧南雄常德臨江皆大水廬壽陽淮安既
 二年春正月詔減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
 之免差稅三年賜翰林集賢儒臣王惲等鈔有
 差網以上兩院儒臣王惲開復王構趙興熹三之

李奉郝采楊麟皆先朝省德清其守
 道各賜鈔有差凡二千一百餘定
詔祭太廟

增用馬 初太保月察察而等奏請廟享增用馬
 從之至是持祭太廟用馬牛一羊鹿到

所重也
 二月辛酉熒惑太白歲星聚危熒惑犯
 事尤其
 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
 餘撤于楹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俗行
 與適豆俱設特奠牲盤酌馬酒則蒙古大祝升
 請第一座呼帝后神等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
 祭天賜各七餘品如舊為特祭之始國俗重馬
 漣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

歲星○立浙西都水庸田司
 水專主以張九思梁

德珪並為中書平章楊炎龍為右丞○乙酉車

駕幸上都○丞相完澤奏請節用

上諭省臣曰每歲天下金

銀鈔幣出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用幾何其會計以聞於是完澤奏歲入之數

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定然猶不足於用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定自今敢

以節用為請上嘉納焉罷建康金銀銅冶司轉運

為罷中外土木之役淘金戶於原籍歲辦金悉責有司○評曰生財

有大道誠不在於淘治煎鍊也罷之宜矣然還淘金戶於原籍而責歲辦金於有司金何三月

從而出乎所謂止沸而不能離薪者也三月

責降道州守臣達魯花赤阿林不花總管周克

言雖經赦宥宜夏四月燕南山東兩淮江浙郡

縣蝗凡一百五十處五月以何榮祖為中書平章八都

馬辛為右丞○六月西臺侍御脫歡坐罪罷受

賂不罷江南門攤夏稅稅法自阿里海牙改為

法也門攤增課錢至五萬定宣慰張國紀又請復科

夏稅與門攤併徵以圖陞進湖湘重罹其害於是上命中禁諸王擅行令旨越例開讀者併所

書趣罷之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遣使召

高麗王諤復以其父昨統國政諤擅命妄殺中

遣右丞楊炎龍僉樞密院洪君江西江浙水○
祥召其入侍以昨仍知國事

九月丙申帝還宮○御史中丞崔或卒

或以言任中

丞十年世祖時中書請以為右丞世祖曰或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然居臺中又守正不阿人多疾之寶泉提舉張簡父子訟或不法十餘事按問無驗繫獄死御史韓羅失刺劾奏或上怒其妄言咎而遣之或遂以病辭上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然勉為朕少留遂加平章政事或尋奏先朝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宜遵舊制俾庶訪司勉勵上深然之至是卒至大初贈太傅追封鄭國以三慶端為中書平章○冬十二月

戊午太白經天○括馬

除北孕者三歲

增置各

路推官

上路二負下路一負

以哈刺哈孫為江浙左丞相

由本省平章陞定諸稅錢三十分取一○命廉訪司歲察舉所部廉幹者各二人

己亥

三年春正月中書省臣請避位不許

省臣以天

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盡從卿但當擇賢者任之○評曰天道之變由人為所感欲弭天變在君臣備政而已今宰執特請避位而不聞增備德政變何自而弭夫應天以實不以文成宗以為卿等但當擇賢者任之其知封藥木忽而為任賢為備政之本矣嗚呼賢哉定遠王子藥木忽而阿里不哥復以王眡為高麗王遣工部尚書也先缺木而翰以哈刺哈孫為

中書左丞相○流高麗柄臣趙仁規崔冲紹于

遠州二八附王諫擅命妄殺至是丞相完澤等

直司監察司今諫加仁規等司空司徒侍中之

職昨又給仁規教九死獎諭文書及私造曆擅

乙巳太白經天○二月癸丑朔車駕幸柳林庚

辰幸上都○罷四川福建行省○二月遣補陀

僧一山使日本○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上諭

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對曰臣所擇者三百

必相沿但取江浙平章教化等有罪勅皆勿問

行里不花斂財賦時盜鈔三十萬定及行臺中丞

張問受李元善鈔夏四月以月古不花為中書

左丞○五月復立征東行省哈散還言王昨不

宜遣官共理之遂立征東秋七月放江南諸寺

佃戶為民皆編民自揚連真加冒入寺籍宜加

釐正從之勅禁捕鷲揚州淮安蝗在地者為鷲啄八

月已酉朔日食不應太史言是日巳時日當食

儒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存古有之矧已時
近午陽盛威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
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開○評曰日月行天有
常度故交食可推策而知日食不應推策者之
過也齊履謙為太史不能引過而曲為口時近
午陽盛陰微之說以欺其君其失甚矣唐開元
以來當食不食者皆關於推步而非有它也乃
引以文過則其過益甚矣履謙於當時在端亮
之列而猶九月壬辰流星有聲如雷起自河鼓
若此惜哉尾長丈餘已亥車駕還宮○冬十月壬子立皇

后伯岳吾氏○十一月杭州火○復置諸路惠

民藥局初太宗於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給銀五百定為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良醫

主之以療貧民世祖末年以失陷官本罷之至
是依舊例復置皆令各路正官提調○評曰給
醫藥以療貧民之有疾病者此愛民之仁濟物
之義也而出銀為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則與
民爭利而有十二月以阿魯渾薩理為中書平

章初阿魯渾薩理以桑哥故罷政有言其在太

世祖大怒欲抵言者罪阿魯渾薩理頓首謝曰
陛下含容臣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恐自是
無為陛下言事者世祖嘉其長厚使復領太史
院上之未即位也數召之不往以其得大臣體
深重之每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語左右曰
若全平章於今無此乃命復入中書阿魯渾薩
理父乞台撒里學佛師名之命皇姪海山出鎮
曰萬全因以父字為全氏云

續編卷五 十四
北邊寧遠王闕闕出總兵北邊息於備禦命海
之長子母曰荅己弘吉刺
氏所謂興聖皇太后也

元史續編卷第五

元史續編卷第六

會稽後學胡粹中評纂

子庚

四年春二月丁未朔日食○丙辰皇太后弘吉

刺氏崩裕宗后也謚曰徽仁裕聖皇后夏四月以不蘭奚為中

書平章○五月勅優養儒臣上諭集賢大學士

賢翰林乃養賢之地自今諸老秩滿者陞之勿令輟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論中書知之

六月立緬王子窟麻刺哥撒八為國王先是

拿阿迪提牙為其弟阿散吉牙等所弑其子窟麻刺哥撒八逃詣京師詔立為緬王遣忙克魯

迷帥師問罪於是阿散吉牙等奉以月赤察兒
方物入朝自言殺主之罪遂罷兵

為太師完澤為太傅皆賜御史中丞不忽木卒

以董士選代之木為燕南憲副有疆直聲及

議中書以虛世榮故辭不拜桑哥在相位尤深

忘之嘗曰它日藉我家者此人及徹里劾桑

哥罪不忽木具以實聞世祖始大驚決意誅之

欲用為丞相不忽木曰朝廷勛舊居臣右者

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乃以完澤為相不忽

木為平章勸罷征安南後其國入貢世祖喜曰

卿一言之力也賜以真初之章惟受沉水殿山

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餘悉辭之上初即位

會崔或卒持命不忽木行中丞兼領秋八月更

侍儀司未幾亦卒謚文貞贈魯國公

定陰叙格正一品子叙正五後五品子叙從九

一閏月庚子車駕還宮○九月戊午太白犯斗

○改中御府為中政院掌宮中財賦營造供給

從一冬十二月黜晉州達魯花赤捏古伯親

夜歸迎其妻事聞上以其數傷彝倫黜之○評
曰為人子者不忍死其親故三日而斂其復
生也捏古伯結構親喪歸迎其妻則放年人欲
而滅絕天理矣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猶不足
以示儆今乃知其傷教彝倫而不加重辟斯益
元之罔俗本出於無父無君之教故雖君主華
夏而不能以詔征八百媳婦遣劉深合刺帶鄭
變其舊也

是役也丞相完澤說上以為江南盡世祖所取
 陛下不與此役則無功可見於後上入其言用
 兵意甚堅故無敢諫中丞董士選獨言劉深出
 師以有用之民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
 使招諭不從然後聚兵積糧相時而動豈得輕
 信一人妄言而真百萬生靈於死地上色變上
 選言不止上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
 受罪臣之所當也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上
 麾之出後上聞深兵敗慨然曰董二哥之言為
 矣吾愧之賜上尊以旌直言蓋世祖嘗呼文炳
 為董大哥故上以二哥呼士選云○評曰昔文
 武開周室而言治者稱成康高祖與漢業而稱
 太平者曰文景成康文景功不在闡土開邊也
 在於善持盈守成耳今完澤說成宗以江南盡
 世祖所取不與此役則無功可見於後世矣我
 小人之見也成宗入其言而諫者不入其言不

丑辛

一至此我然它日兵敗而猶能
 賞董士選之直言亦可謂賢矣

五年春二月分省于雲南

以劉深合刺帶並為
 右丞鄭祐為參政仍

置即中負外郎都事理問各一
 負又置征八百媳婦萬戶府

罷征東行省是

開里吉思言高麗王擅署官府三百五十八
 官四千五百十五負皆衣食於民而苦徵之又其

大會于曲蓋龍宸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
 儀僭擬過甚朝廷遣刑部王泰亨持詔往諭使

釐正之開里吉思又奏僉議司官不肯供報民
 戶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暴斂官多民少刑

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上亦以開
 里吉思不能和輯高麗併行省罷之仍降詔開

諭昨上表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
 秋今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所汰

秋今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所汰

官吏二百七十負他如雜徭病民駟騎煩擾者
亦皆省之上復詔曰卿其諭朕意所言當然
始行三月丁酉幸上都○夏五月商州隕霜殺

救麥○雲南土官宋隆濟反攻貴州知州張懷

德與戰死之劉深等兵至雲南右丞月忽難調
兵供餽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

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孥為
虜矣衆惑其言遂叛率猶徒紫江諸蠻四千人

攻楊黃寨殺掠甚衆攻貴州知州張懷德戰死
梁王遣雲南平章床兀兒參政不蘭奚將兵禦

之殺賊首撒月
斬首五百級六月乙亥平江等十四路大水

○秋七月戊戌朔晝晦暴風起東北雨雹兼發
江湖泛溢自通泰崇明

至真州民被灾以暗伯阿忽台並知樞密院○

八月霖雨灑淝汝水溢○征金齒蠻時征緬
師還為

金齒所遮士多戰死又接連八百媳婦諸蠻相
効不輸稅賦賊殺官吏遠擇超兀而等將兵討

之丙辰彗出井如南河大星色白長五尺直西
北復經文昌斗魁南掃太陽又

掃北斗天機紫微垣三公貫索星長丈餘至天
市垣巴蜀之東梁楚之南宋星上長盈尺凡四

而減冬十月增海運糧以畿內歲飢增明年
海運糧為百二十萬

石壬申車駕還宮○辛卯夜有流星大如杯光
燭

地自北起近東為
二星沒於危宿十一月詔發兵討宋隆濟遣
劉

國傑及也先忽都魯將萬人
 八刺及阿塔將五千人討之
 人等九然後杖之一是歲諸路水旱蝗
 償九然後杖之一是歲諸路水旱蝗
 等處蝗楊泰滁壽光隨荆門峽州霖雨汴梁
 黃河南旱大名宣德濟寧奉聖登萊益都濟南
 東平保定河間
 真定等路水

六年春正月晉王甘麻刺薨
命封其王印罷朱

清張瑄官
江南僧石祖進告二人不
 以陳天祥

為南臺中丞
天祥上書論征西南夷事曰事有

已者惟能得已則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
 已而不已之用向者劉深遠征人百強以備不得

已而為害而深欺上罔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
 中從激變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泉所
 制人飢勢感退走致敗喪兵十八九并地于餘
 里朝廷再發四省軍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
 復湖南北起夫運糧至播州其正夫與擔負自
 己糧食者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使
 所運米盡到固為幸矣然數萬之軍仰此一運
 之米此後兵若不休又得如何比問敗卒一言
 南諸夷皆重山嶺徒稠深林窄處僅容一人
 一馬施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要擊雖眾
 亦難施為或羣壘遠道阻隘以老我師將不戰
 自因矣乞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仍下
 詔招諭彼自當歸順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
 且宜駐兵近境使其水路遠進得通或用茶鹽
 或用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

不夫信可使米船蔽江而土軍自足食民亦不
擾此王若之師萬全之利也 不報天祥遂謝病
去口評曰人臣論事可行則以為君之聽循則
以為不可必為斷絕之辭以起其君之聽循則
其不能從况為兩可之論乎 陳天祥諫不當征
西南夷義理明白利害切中可謂善言事矣 惜
乎其終篇又言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且宜
駐兵設法運糧食足而民不擾則是其前之所
言利害皆臆說矣論矣使為其君者將何所從
乎夫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不當為倖違而可之
也 論追收民間護持璽書 上語臺臣曰聞江南官
徒卿等亦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
侍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宜悉追收為便命即
行之毋 壬戌鎮星犯太微垣上將 〇二月罷征
越三日

八百媳婦 罷劉深等官 征亦乞不降 遣陝西平

將政江惟勤將川陝軍湖廣平章劉國傑 癸巳

上有疾 釋京師重辟 三月丁酉赦 以水旱為災

都平灤災甚者免差稅三年其餘已經賑卹者

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南夏稅及諸路

人戶散辦門攤 夏四月車駕幸上都 〇五月戊

申太廟寢殿災 〇六月癸亥朔日食 太史院失

中書議 秋七月癸巳朔熒惑鎮星辰星聚井 〇

罪聞奏 以忽都不丁為中書右丞 〇冬十月車駕還宮

○以合春知樞密院○十二月庚辰熒惑犯太

微東垣上相○辛酉雲南地震戊辰又震○衡

州袁舜一等作亂討平之舜一誘集二千餘人掠郴州湖南宣慰司

我兵捕舜一及其黨誅首謀者三人餘悉配洪澤弓陂屯田者從者招諭復業劉國傑

等來獻捷國傑及也先忽都來

七年春正月禁釀酒以歲不登禁河北陝西甘肅等處釀酒二月

賽典赤罷以阿老瓦丁木八刺沙並為中書平

章尚文為左丞董士珎朵台並參政○定中書

省官負數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二負左右罷

江南都水庸田司○三月遣奉使宣撫循行諸

道以郝天挺塔出往河南河北石珪往燕南山

益往東耶律希逸劉廣往河東陝西鉄里脫權戎

八刺陳英往江東趙仁崇岳叔謨往江南湖廣木

北遼東並給二品銀褒賜江浙平章脫脫命御

史臺宗正府委官遣使朱清張瑄妻子赴京仍

籍其家貲拘收軍器海舶等物御史杜肯構言

太傅右丞相完澤受二家賄賂不報至是脫脫

賜上使論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也

也御史又言中之臣士遇貸二家鈔非義上曰
臺臣稱貸不必問逸若言者不已後當秋之○
評曰君臣之子財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一
介不以取諸人為臺臣而至於稱貸則其廉可
知雖其廉如此而不能安其貞以至於稱貸則
雖廉亦不足稱矣御史言中丞董士選貸朱張
家鈔非義而成宗以為臺臣稱貸不必問也
不辭費而包容涵蓄多矣真人君之言也 都
城火○伯顏梁德珪段貞阿魯渾薩理八都馬

辛月古不花迷而火者張斯立罷以洪君祥為

中書右丞坐受朱張賂當治罪詔皆罷之以君

賄黜乞別選賢誅劉深羅雲南分省罷征緬及

深伏誅管合小蘭禧岳鉉等進大一統志○甲

寅車駕幸上都○夏四月濟南隕霜殺麥○五

月山東蝗○閏月戊午朔日食○以何瑋為御

史中丞中哈刺哈孫駐罪具服結權貴以枉問

誣章瑋率臺臣右丞相完澤卒完澤緣真子也

革弊政蠲中統以來逋負民賴其惠及上即位

加太傅位望益崇而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復立

四川行省以雲南平章脫脫湖廣雲南平章也

速帶兒入朝

所獲金五百兩上曰是金西僧

膽巴死

膽巴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人勿從西

八思巴薦之世祖時懷孟大旱命禱之立雨又

祖大悅後以忤桑哥誦潮州時月的迷失鎮潮

妻病膽巴取數珠加其身即愈又言異夢及已

還期皆驗海都犯邊上命禱祈捷書果至又為

禱疾良愈詔分御前杖尉十人為導從上北巡

過雲州膽巴曰此地有靈惟恐驚乘輿浙西霖

持以獻之未幾風雨大至惟幄殿無虞

雨仍免今年夏稅并酒醋課一月秋七月以合刺

哈孫為中書右丞相兼知樞密院阿忽台左

丞相○八月辛亥夜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

舍萬八百里區人民歷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

濟成中又大震詔問孽災之由齊候謙言地為

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

為之不寧彈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

之盛以蒼天變不可徒為禳祈也時上九月戊

午車駕還宮○丙寅太白晝見辛未熒惑犯南

斗乙亥太白犯南斗

楚是歲大侵謙狹濟或問曰食不足耶謙曰今

公私廩竭道瑾相望吾能獨飽乎○評曰君子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許謙窮居隱約而以歲侵為憂得非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者歟
遣刑部尚書塔察而等使高麗

塔察而與翰林直學士王約偕往且以其國相

既復位厚歛淫刑國人羣愬于朝至是屬王約

且謝頌奉素自雪冬十月丁亥太白經天○以

只而合忽知樞密院○翰林國史院進五朝實

錄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十一月亦乞不薛部黨

魏傑等降招人賜以衣遣還己未太白復經天辛

酉木冰戊復經天帝師乞刺斯八幹節兒死明年

輦真監十二月奉使宣撫奏罷賊汚官吏凡七

奏八百六十五定審究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詔內外官年七十聽致仕

八年春正月詔天下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

管者免私益徒役者減一年平陽太原免差稅

三年隆興延安上都大同懷衛彰德河間河南

南佃戶私租十分減二永為例勿弛山場河泊

之禁聽順元宣撫同知宋阿重擒其叔父隆濟

民探捕川元宣撫同知宋阿重擒其叔父隆濟

辰甲

來獻特陞其官禁錮朱清張瑄親屬○以塔思

不花為中書右丞趙仁榮為叅政○平陽地震

地震不止民屋脩輒毀宮觀推地者千四二月

丙午車駕幸上都○乙丑彗星見自去年十二月庚戌彗見

盈尺在室七一度入紫微垣至是滅凡七十四日董士珎罷○夏五月

癸未朔日食○秋七月辛酉罷江淮財賦總管

府○九月車駕還宮○復以梁德珪伯顏為中

書平章八都馬辛為右丞迷而火者為叅政阿

老瓦丁罷○潮州海溢○冬十月封皇姪海山

為懷寧王以平海都功封懷寧王賜金印置王傳官以阿里為中書

平章長壽為右丞脫歡張祐並為叅政○十一

月以鐵古迭兒為御史大夫○遣制用院使忽

鄰等使高麗國相吳祈等至命省院臺鞠之得祈辭問父子于戶石天輔謀歸日

本等罪皆咎之徙安西遣忽鄰同翰林直學士林元撫慰之

九年春正月帝師輦真監歲死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

妙三千定仍建塔寺以都家班嗣二月建大天壽萬寧寺○辛

丑詔赦今御史臺集賢翰林院六部於五品以上各舉廉能識治道者三人行省臺宣

慰廉訪司各舉五人免大都隆興差稅內郡包銀俸鈔一年江淮以南租稅及佃種官田者十分免

平陽太原地震○三月丁卯朔幸上都○

山東燕南隕霜殺桑般陽益都河間清莫滄獻等處凡殺桑二百四十一

萬七千以高興為中書平章○夏四月乙酉大

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歷

標出松木議行郊祀禮省臣言前代郊祀以祖宗

獨祀昊天為宜從之中丞何瑋五月徵陝西處

士蕭藥不至門甚眾嘗出逢一婦人失釵道旁

疑軒得之謂曰殊無它人獨翁隨後耳軒引至

家取釵償之後婦得所遺釵愧謝來還鄉人有

暮言君遇寇說言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

祖言命為快西儒學提舉不廷省憲即其家為

實使一從史先詣軒舍軒方級水灌園從史令

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寇帶迎賓從史見之意

懼軒不以為意累授官皆不避至改諸道肅政

廉訪司為詳刑觀察司○大都旱○改平陽路

為晉寧路太原路為冀寧路以地震六月庚辰

立皇子德壽為皇太子遣右丞相哈刺哈孫告

天地御史大夫鉄古遊

兒告太廟詔告天下賜高年帛八十者一匹九
十者二匹孝子順孫堪從政者量才住之親年
七十無丁者從近廷除外任五品以上官並減
一資諸罪囚淹係五年之上除惡逆外疑不能
決者釋之流潼川江溢溺死者衆秋七月辛亥
人量移內地
築郊壇在麗正文明門之南丙位甲寅太白經
天冬十月丙戌十皇姪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
母刺氏出居懷州海山之弟也賜金千兩
銀七萬五千兩鈔十二
萬以段貞八都馬辛並為中書平章合剌蠻子
為右丞迷而火者為左丞也先伯為參政○八

月給曲阜林廟洒掃戶

以尚珍署田五

商胡塔

今獻寶貨

以鈔六萬

九月丁巳熒惑犯斗○庚

由車駕還宮○冬十月復以詳刑觀察司為肅

政廉訪司○十一月庚戌太白歲星鎮星聚亢

丙寅歲星晝見○庚午祀南郊

用馬一犢一羊

曰崇德武舞曰定功以右丞相哈喇孫左丞
相阿忽台御史大夫欽古迭兒為三獻官行事
○評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社稷蓋以天
下之主則主天下之祭祀一國之主則主一國
之祭祀上下之分有職然不可紊者今南郊
祀天而以丞相大夫為三獻行事禮非分其

夫大笑吾不與祭如
不祭天豈可輕也哉
十二月丙子地震○庚寅

皇太子德壽薨○是歲高麗王昨卒子諲立

十年春正月築河防役河南民十萬閏月以鐵哥徹里

阿散並為中書平章張問杜思敬並在丞劉原

為叅政○晉冀地震不止○二月戊辰車駕幸

上都○大同路大雪雨沙暴風大雪明日雨黑沙陰霾馬牛多斃

道州江溢山裂○夏四月詔求鷹犬詔凡匠者

半營三十來獻者給賞○評曰前古帝王有解
縱鷹犬者矣未聞有求之者也名雖曰求而又

嚴刑重令以威之起朔漢以射獵為業鷹犬固宜其好然君主華

夏以禮樂為治則非震日亨空禮表時比矣昔

唐使至涼州諷李大亮進鷹犬亮表奏太宗為

之獨無如大亮者哉鄭州風雹大如鷄卵損桑

年四租以蕭輦為太子右諭德親扶病至京師入

五月京師旱○以塔魯忽台塔刺海並知樞

密院○禁西僧馳驛○秋八月壬寅焚感犯太

微垣上將○開城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
罹死故秦王妃也里完

午丙

等五千
餘人
大都宣聖廟成行釋奠禮
牲用太牢九樂用登歌

月已巳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壬午犯左執法

冬十月甲辰犯斗○中書平章徹里卒
徹里初為南臺

大夫謂都事賈鈞曰國家置臺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

察為明徵賍以多為功甚至伯子証父弟告兒奴許主傷風敗教莫此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爾効尤為也上聞而嘉之改江浙平章召入

中其至是卒家資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也

十一月己巳車駕還宮○甲戌熒惑犯亢辛巳

太陰犯熒惑○十二月壬寅太白晝見○乙卯

土有疾
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遣宣政院使沙的等禱于太廟
是歲河間

民工天下奴磁州民田雲童伏誅
坐弑父母以珠裂于市

吳全節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

十一年春正月癸酉上崩于玉德殿
丙寅朔上疾甚癸酉

崩在位十三
年壽四十二
庚午安西王阿難答入京師
左丞相阿

忽台平章八都馬辛伯顏中政院使怯薛道與

等潛謀推戴皇后伯岳吾氏稱制安西王輔之

於是阿難答與諸王明里帖木兒至京師阿忽

台集廷臣議禱廟攝政事
中丞何瑋難之阿忽

台變色曰中丞獨不畏死耶眾皆懼瑋從容曰

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遂以疾去位

未丁

○評曰元之統緒傳授最為不正然亦無可考所以然者由於后妃不分故嫡庶無辨皇后則曰大皇后二皇后皇子則曰大太子二太子皆極其數之所至而止世祖以前勿論裕宗於世祖諸子第三而立為太子成宗又裕宗第三子疑皆為正嫡矣成宗皇太子德壽既薨若其無嗣當立其兄弟無兄弟則次及庶長所謂庶長晉王甘麻剌是也甘麻剌既薨則其子也先鉄木兒所謂泰定帝者當立若武宗則其父吞刺麻八剌又裕宗第二子也以嫡則非嫡以長則非且而得而承正統哉安西王世祖之象子所以皆窺伺之志也歎切疑武宗兄弟在成宗時已為國人所與觀大德九年六月立德壽為皇太子七月出仁宗及其母弘吉刺氏居懷州意自可見矣故論是非則安西懷寧無甚相遠論賢否則懷寧為優至於事之成敗則阿忽台等

謀挾皇后稱制以推戴安西已自不正而哈刺哈孫李孟脫脫何瑋諸賢深圖秘計左提右挈所以能二月辛亥皇姪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有成也

懷州自為監國執安西王阿難荅等送上都帝初

崩諸奸臣謀斷北道請皇后垂簾立安西王阿難荅右丞相哈刺哈孫密遣使北迎懷寧王海山是為武宗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是為仁宗先悉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病卧關下中官傳旨日數至皆不聽文書並不署行衆欲害之而未敢發及仁宗與母弘吉刺氏俱至近郊衆猶未之知也既至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偽賀仁宗千秋節因以舉事者阿沙不花言于丞相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我等皆受制于人矣丞相曰善乃先二日詐為懷寧使者

命召安西王計事因執送上都口初裕宗皇后
懷州孟單騎以從為講古今得失成敗及君臣
父子之義深見信重安西之變哈刺哈孫密使
來告疑而未決孟曰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
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折奸謀不然使邪黨成
謀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矣仁
宗喜曰先生之言宗社之福也乃奉太后還都
時哈刺哈孫稱疾不出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
人問疾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脈眾
以力醫得不疑既而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報
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左右皆不能決仁宗
曰當以卜決之命召卜人儒服持囊遊市者
召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
乃入盛得靴而起上馬自延春門入哈刺哈孫自
宗遂派袖而

東掖來就之收首謀同惡者皆送獄奉璽批
武宗中外遂定仁宗自為監國以孟為參政孟
父在民間周知問疾苦幽隱損益庶務切中
利病遠近悅服然裁抑僥倖群小多不樂孟乃
璋下是重任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中
皇帝位于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尋殺之○

誅左丞相阿忽台安西王阿難吞等諸王明里
皆被誅大赦天下免兩都隆興差稅三年追謚皇

太后○以塔刺海為中書左丞相床兀兒阿沙
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元妃弘吉刺氏為興聖皇

不花明里不花並為平章劉正為左丞欽察也

先帖木兒正察政塔思不花為御史大夫諸宰

執進秩有差加知密知院朵兒朵海太保六月癸

己朔立皇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初與

家推籌問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

作垂長久重光為武宗年斡旗蒙為仁宗年斡

皆我所以出豈有親踈陰陽家所言不可不思上

長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為言天道荒昧誰能豫

知使我即位上台天心下副民望雖一日之短

亦足垂名萬年此殆天報我脫脫至京師以

波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脫脫馳至京師以

速慮乃出我深愛不速來何為既而太后及皇

弟語人語脫脫曰太子孝友今汝所致言殆有

誣間之者汝歸善弼繼使骨肉無間則汝功不

立矣脫脫頓首謝還奏之上大悟三宮協和遂

脫語故脫脫曰太子其後三寶奴勸立皇子召脫

在我不可喻彼失其信天實鑒之遂不能奪以

乞台普濟為中書平章抄兒赤塔海並右丞阿

里為左丞康里脫脫為御史大夫○甲午立中

都建行宮於旺兀察都封皇太子乳母李氏為

壽國夫人其夫燕家奴上大行皇帝尊謚欽明

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其夫燕家奴上大行皇帝尊謚欽明

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制可○評曰

古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宗廟所以祀天下

之君者也昭穆相傳各為世次有不可紊者

小宗繼大宗旁支接正統則皆以所繼承所遺

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也當祔食於其所

出之帝而各為立廟已非禮矣又況成宗為君

時順宗為之臣兄弟之不先君臣尚矣豈有依

次序非祔而躋順宗於成宗之上者乎失禮也

何璋諸臣何能逃其責乎以幹羅思怯里木

丁並為中書右丞遥授馬謀沙平章政事馬謀

置詹事院詹事時太子承制立左衛

太子事不敢不為天子事不敢為太子問之約曰

百兩鈔一萬定幣帛二萬二千二百八十四匹賜

興聖宮金二千七百五十兩銀十二萬九千二

皇太子封皇妹祥哥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

亦如之阿不刺

為魯進高麗王諡爵瀋陽王諡尋更秋七月癸亥朔封禿刺為越王○甲子告謝南郊社稷御命

史大夫銖古迭兒知院塔古忽帶平哈刺哈孫

章床兀兒以即位告謝南郊社稷

罷初皇太子入京師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以諸王禿刺手縛之以功封越王若刺哈孫以

為以宗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刺院屬不

可以功度舊制上不聽禿刺因諧于土曰安西

謀丁大統時丞相亦嘗署文書由是羅為和林

行省左丞相仍太傅且以太師月赤察而為右

丞以塔刺海為右丞相塔思不花為左丞相塔

失海牙教化法忽魯丁別不花並為平章王壽

郝天挺並為左丞孛羅答失為叅政只兒哈即

為御史大夫也兒吉尼知樞密院事及封爵功

臣有差封八不沙齊王朶列納濟王迭里哥兒

脫奉國公銖古迭而鄆遙授教坊司官為平章

國公床兀兒容國公

教坊司達魯花赤沙的儀鳳司大使火失海牙
鐵木兒不花並遙授平章為玉宸樂院使○評
曰平章政事經國大臣之任也始則馬謀沙以
角觝屢勝得居其位及是沙的等以教坊伶官
遙授是職元之名爵繆濫至此烏足貴哉若夫
監察御史朝廷耳目所以肅清庶政而以任秦

虎人徹兒怯思丞相天子股肱所以表正百僚而寵宦者李邦寧翰林承旨斯文宗主而授西僧瓦教班武宗用人如欽察罷○省臺奏此其為政蓋不言而可知也

銓選非法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

今越奏者勿與上曰然又言外任官帶相銜非制而臺臣亦言省院臺得自選官具有成憲今

御史廉訪司官非本臺公選而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非祖宗成憲上曰若此者卿等皆當

執而八月以孛羅帖木兒為中書右丞烏伯都

刺為參政王壽為御史中丞○江南饑○建佛

閣于五臺寺○賜諸王孝經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譯孝經以進

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九月甲

子辛駕還宮○改太常寺為太常禮儀院○定

中言省臣負數省臣負數比擬省官負數有旨依舊制定為十二負右丞相塔

海左丞相塔思不花平章末兀兒乞台普濟如故餘令臣等議請以阿沙不花塔失海牙為平

軍李羅吞失剌正為右丞郝天挺也先帖木兒為左丞于璋烏伯都刺為參政其班朝諸司冗

負並宜東別不花罷浙平章以買奴知樞密院

○建佛寺于五臺山○冬十一月丙寅帝朝隆

福宮上王冊寶詔議更用銀鈔銅錢○改典瑞監為

院至元初立符寶局後改興瑞監至是改監為院秩正二品置院使四員同知僉院同僉院

判各詔改元改明年為封牙忽都為楚王○是

尊崇孔子為夫成至聖文宣王制曰蓋聞先

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

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

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關里

祀以太牢於殿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

之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聲名言之妙尚資

元主者施行

元史續編卷第六